

紀念

黃宗英:永遠“與愛同行”

原創 李輝 名人傳記月刊



上海的病房里,給遠去的馮亦代又寫了一封信,向二哥報告他們的情書即將結集出版的消息,寫得淒婉而動人:

亦代二哥親愛的:

你自2月23日永別了紛擾的塵世已經十一天,想來你已經完全清醒過來了。你是否依然眷顧着我,我是怎麼生活着嗎?今天是驚蟄,毫無意外地驚了我。我重新要求自己回到正常生活……親愛的,我們將在印刷機、裝訂機、封包機里,在愛我們的讀者群中,親友們面前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你高興嗎?吻你。

愈加愛你的小妹

2005年3月5日

她說,這是最後一次給他寫信。我為這封信起了個標題:《寫給天上的二哥》,將之作爲《純愛》的序。

2020年12月14日凌晨,著名表演藝術家、作家黃宗英去世,享年九十五歲。

此刻,我們願與您一起跟隨著名作家李輝先生,回顧《名人傳記》里“與愛同行”的黃宗英。

她是編劇,是導演,也是演員。從舞臺、銀幕到文學領地,從愛趙丹、馮亦代到愛創作,黃宗英的一生始終與愛同行。在愛的世界里,回憶與夢想,務實與浪漫,沉思與激情,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戲劇,早已構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內容。與趙丹——由無邊的苦難支撐



電影中的趙丹與黃宗英(左)

我的買書乃至藏書,始於1978年初走進復旦大學校園之時。

在就讀復旦期間購買的圖書中,有一本趙丹的《地獄之門》,系根據他于“文革”結束後所做的系列演講整理而成。趙丹回憶自己的演藝生涯,縱談同輩表演藝術家的得失,闡述對藝術規律的理解,率性而談,生動至極。他把從事電影藝術喻爲跨進“地獄之門”,不敢懈怠半點,更有來自內心的敬畏。聯繫他一生的坎坷,讀來令人感嘆不已。

《地獄之門》1980年8月出版,趙丹應該在病榻上看到了這本書。之後不到兩個月,趙丹逝世。逝世前幾天,他在病榻上口述了一篇振聾發聵的文章《管得太具體 文藝沒希望》,參加當時《人民日報》正展開的“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把文藝事業搞活”的討論。人之將死,其心坦然。多年積郁,殷殷期盼,一下子傾訴出來。他有切身感受,有一個藝術家的直覺和激情,更有“文革”困囿之災的磨難。他不能不把心裏話說出來,不能不把生命體驗昭示於衆,讓活着的人能夠走出歷史怪圈,在教訓中清醒,在痛定思痛中變得聰明起來。他從藝術規律出發,對外行領導內行,對某些領導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的橫加干涉至爲反感。他說:“文藝創作是最有個性的,文藝創作不能搞舉手通過!可以評論,可以批評,可以鼓勵,可以叫好。從一個歷史年代來說,文藝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他爲扮演魯迅,從1960年開始試鏡頭,鬍鬚留了又剃,剃了又留,歷時二十年,卻仍然不能拍攝。其原因無非是意見不能“統一”。沒有這樣沉重的感受,他是不會有如此大膽的反思的。他說:電影問題,每有爭論,我都犯癩要發言。有時也想管住自己不說,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只覺得絮叨得夠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這是文章的最後幾句。一個省略號,到底省略了趙丹哪些思考、哪些聲音,人們永遠無法知道。

沒有想到,多年之後,我結識了黃宗英老師。從她那里,我知道了趙丹的“文革”遭際和晚年故事。後來,黃宗英委託我整理這些歷史檔案,編選成《趙丹自述》出版。《趙丹自述》中,除了這些“文革”交代,還收錄了《地獄之門》中的演講。趙丹沒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回憶錄,只有以這種形式來集中呈現他的一生。

請黃宗英談趙丹的關押生活,我總感到有些殘酷。她年老多病,提起這些往事,無疑對她是一種感情和心理的折磨。我們約了好多次,籌劃了好幾年,我還是遲遲下不了這個決心。最終,在她又一次重病之後,她對我說,她擔心再不談,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完全喪失敢於回憶的意志。這樣,我們才就這一個話題進行了長談。

“想到趙丹的事情,心里就發冷。”第一句她就這麼說。然後,又去拿來一件厚睡袍把自己緊緊裹住。

趙丹在一個至今不清楚爲何處的地方關押一段時間後,又被轉到另外一個監獄。這是位於虹橋的一座少教所。

歷史此刻在趙丹身上出現巧合。二十年前的1948年,趙丹參加電影《麗人行》的拍攝,扮演革命者章玉良。劇中的章玉良被捕入獄,那座監獄也就是現在趙丹被關押的地方。劇中人物坐牢、受刑的一些獄中鏡頭,當年正是在這裏實景拍攝的。令人悲切的巧合!

後來面對趙丹寫下的交代,女兒感嘆:“難道這就是一個人嗎?一個人的一生嗎?”

回想與趙丹在一起的日子,黃宗英說過:“我至今不悔的是愛了一個值得愛的人。我並不是稱職的好妻子。朋友們說:一見宗英變賢妻良母時,準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們的婚姻,竟主要由無邊的苦難支撐!”

與馮亦代——純愛的黃昏戀

一次,我請黃宗英爲我收藏至今的《地獄之門》題詞,她這樣寫道:

李輝: 你購此書時阿丹剛走。命運讓我在十三年後認識了你。從此,在我生命的馬拉松障礙跑中,你恰像我的隨跑教練。

是你,使我的人生無愧於阿丹妻亦代伴,我將在你們的鼓勵和厚愛中——生氣勃勃地跑、跑、跑、跑。

黃宗英 2005年3月19日華東醫院29病牀,骨折後學步階段

誠惶誠恐之外更有一種感動令我難忘。於是,最初購買于復旦校園的這本《地獄之門》,對於我認識黃宗英,就有了新一層的意義。

在爲《地獄之門》所寫的題跋中,黃宗英用了“阿丹妻亦代伴”這樣一個特別的表述。這恰是她一生婚姻生活最爲重要的概括。

第一次見到黃宗英,是1993年她與馮亦代先生在北京結婚時。在此之前,與馮亦代熟悉的朋友們,都爲他們兩位的“黃昏戀”感到高興。在迎娶黃宗英之前,馮亦代一直沉浸在興奮之中。每次去看他,他都情不自禁地要談到黃宗英。待確定下婚期,他又多次與我商量婚禮宴請之事。後來,受黃宗英委託,整理他們之間的情書時,我才發現,細心而興奮的馮亦代,



黃宗英騎馬照

早在信中向黃宗英通報了他的京城朋友的情況,以及正在籌辦的婚慶細節:

以後來了兩個客。第一位是《人民日報》的李輝,他是《蕭乾傳》的作者,我的忘年交。他看見我書櫃里放着你的照片,便問你的近況,我驕傲地告訴他關於你我的姻緣,他大表贊同。這樣在北京就有宗江夫婦和李輝夫婦及鳳姐夫婦知道了,當然以後會有更多的人。奇怪,贊同,祝福。當然還有你二嫂和趙青一家,以及董樂山(著名翻譯家、學者。編者注)。(1993年6月21日)

10月你來時,事先告訴我,我來車站或機場接你(你要我去上海接你,那就更方便了)。我去接你,就此車到七重天,一夜無話。第二天就去登記,你必須帶來你的身份證,阿丹的死亡證,以及你機關的證明,三張三寸照片。於是我們選定一天,在章含之家里吃Bullet(豆子飯。編者注),人是少數的。名單我另外告訴你。如果當時宗江在,就由他主持,如果不在,我們自己出面或由小丁、祖光主持。以後就是選定日子請你家的衆多舅老爺,然後請一次我的女兒全家,另一次兒子全家。在含之家的一次,由《人民日報》的李輝夫婦做總招待,請的人只是我必須通知,以及你的朋友,親戚不算在內,我請的人是他們有表示及我的狐群狗黨。我們的結婚照是要由登記處拍的。現在的想法,就是這樣,你以爲何如?(1993年9月7日)

他們的婚禮最後安排在三味書屋舉行,參加者達一百餘人,一時成爲京城文化界盛事。就是在那次聚會中,我們夫婦與他們二位合影留念,這也是我們最早的結識。

老人們的再婚曾有失敗的先例,如徐遲。

但黃宗英與馮亦代建立在純愛基礎上的黃昏戀,卻以《純愛》一書,留下了佳話。現在看來,黃宗英與馮亦代的黃昏之戀的確是難得的和諧和圓滿。難以想象,如果沒有黃宗英的細心照料和精神支撐,馮亦代能否從一次又一次的重病中挺過來?如果細細讀《純愛》,就不難發現,正是她的聰穎、好學,孕育了兩個老人美麗的黃昏戀。馮雁傳書,演繹出的是一場動人的、純真而熾烈的愛情。

馮亦代1996年因腦血栓中風,一度失語,記憶也嚴重衰減。一天,我去病房探望,正遇醫生來檢查。黃宗英問馮亦代哪年出生,他把“1915”錯說成“1951”。大家笑着說:“你這麼年輕呀!”再問哪年打成右派的,他卻脫口而出“1957”,這頗讓人感嘆不已。從那時起,幫助馮亦代恢復說話和寫字功能,成爲黃宗英的主要任務——“我演員出身還不會教二哥發聲?”七十幾歲的人了,她執意搬到病房住,每天用毛筆把拼音字母抄在大紙上,讓馮亦代從最基本的發音開始練。她讓我買來寫字板和粗筆,讓馮亦代練習寫字,從筆畫開始。“難我不倒”——她用毛筆寫得大大的四個字,挂在他面前。馮亦代坐在輪椅上,默滯地看着大字,黃宗英扶着他的手,一筆一筆上下左右寫着。寫累了,又小孩一樣開始咿呀學語。她“啊”一聲,他也“啊”一聲,她“呀”一聲,他也“呀”一聲。這一幕,讓人感動也心酸。

兩個月後,馮亦代挺過了那一次大病,恢復了說話和寫字的功能。再過幾個月,居然還寫出了新的情書,寫出了書評和散文。朋友們都說這是奇迹,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奇迹的身後,站着的是黃宗英。

2004年6月,黃宗英前往上海治病,我陪她到醫院探望馮亦代。馮亦代已經住院一年多,多次報病危又多次挺過,但生命顯然已慢慢走向終點。馮亦代躺在病牀上,眼睛瞪得很大,但已認不出來者是何人。黃宗英似乎預感到這將是最後的見面,她緊緊握着他的手,默默地握着,好久,好久。半年多之後,馮亦代于2005年2月元宵節那天告別人世。十一天後,黃宗英在



趙丹(右一)、黃宗英與女兒

閱讀與寫作是永遠的愛

在許多同輩人眼里,黃宗英是一個聰穎過人的才女。在我眼里,她則更是一個對知識永遠充滿好奇的人。每次見到她,她總是在閱讀。年過八十後,她每日仍在讀書,在寫日記。她告訴我,每天早上,她要聽半個小時的英語教學廣播。“我知道學不會了。我把它作爲生活的一部分。”傷感中透出她的執着與堅毅。

黃宗英總是不斷地把驚奇放在人們面前。她是影星,但把耀眼的明星吸引力看得很淡,反而更看重文學創作。20世紀50年代初她就以寫作爲主業了,從詩歌、劇本、報告文學到散文,她是成功地從演藝界轉向文學界的代表人物。她的報告文學《小木屋》《大雁情》,她寫趙丹、上官雲珠等親友的回憶文章,堪稱力作,有無法替代的價值。

在我的藏書中,有兩本黃宗英最早出版的作品集,一是詩文集《和平列車向前行》,一是電影劇本《在祖國需要的崗位上》。作品雖稚嫩,卻是她的大膽嘗試,留下了最初轉行的足跡。

《和平列車向前行》1951年2月由上海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我買到的爲1951年3月的再版本。一月之內即再版,可見黃宗英的第一本結集作品頗受歡迎。該書是平明出版社推出的“新時代文叢”的第一輯。該書收錄長詩一首及遊記數篇,爲黃宗英參加中國代表團前往華沙出席世界和平大會歸來後所寫見聞與感受。書中有“前記”一則:

我這次很榮幸能隨着中國和平代表團遠走蘇聯波蘭兩個國家,

下轉 P11

